

旧事留凄零。一光年。月光之东。来找我。


我想起这些字句，眺望夜空。不见星星，也不见月亮

希望有一天，我能带着微笑，与不再飘浮不定的米花重逢

来找我，到月光之东来找我

我还是希望你到「月光之东」来找我。

我觉得，只要你有这样做的念头，我就能继续忍受寂寞。



月坑心

[日]宫本辉◎著

瓶文和 译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“阅读宫本辉” ——一次跨越国度和民族的一致行动！

因为宫本辉，千百万颗心灵笑了，哭了，悲伤了，感动了！

∴∴∴∴∴∴∴∴如果想感触生活的悲欢，那就去读宫本辉

∴∴∴∴∴∴∴∴如果想探究文学的奥义，那就去读宫本辉

∴∴∴∴∴∴∴∴如果想了解人生的真谛，那就去读宫本辉

月光之东

〔日〕宫本辉 著

黄文君 译

大家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光之东/(日)宫本辉著;黄文君译.-北京:大众
文艺出版社,2007.8

ISBN 978-7-80240-057-3

I.月… II.①宫…②黄… III.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3917 号

版权公告

GEKKO NO HIGASI

by MIYAMOTO Teru

Copyright © 1998 by MIYAMOTO Teru

All right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CHUOKORON-SHINSHA, INC., Tokyo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
MIYAMOTO Teru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

AGENCY Co.,LT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 - 2007 - 3419

月光之东

作 者 [日]宫本辉

译 者 黄文君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: 100009)

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10 字数: 250 千字

2008年1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240-057-3

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 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: 100009

Contents

目录

第一章	/ 1
第二章	/ 41
第三章	/ 83
第四章	/ 121
第五章	/ 157
第六章	/ 195
第七章	/ 271

Chapter 01

第

一
章

1

盯着这张三十六年前的秋天买的，却始终没有用过的从系鱼川到信浓大町的车票许久之后，我开始透过车窗寻找那座桥。

风雪中的小镇，浮出一片树林，枝干长得十分奇特。

难道雪片也会制造海市蜃楼？待我凝眸注视，才发现原来那是一排积雪的民宅屋顶上的电视天线。我用手指拭去了车窗上的雾气。

一个小时前开始飘落的雪，竟趁我等候电车时变成了带漩涡的风雪。

三十六年前，我十三岁，读初中一年级。当年我坐电车来到信浓大町这个我从未单独来过的地方，是为了在见到米花之后跟她说些什么、做些什么，现在已经不复记忆。大概，十三岁的我根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上这趟车。也许就因为这个，我到了系鱼川车站的检票口就折返了。

但是，我为什么没有退掉那张票呢？我完全想不起自己当时的心情了。

“下雪了呢。”

“听说大町那边没下哦，就是山的这边下着。”

车内回响着当地老妇人的声音，她们从车厢连结处走来，坐在我附近，还有放了学的初中和高中生们正向前面的车厢移动。

这些中学生跟我差了好几十岁，算是我的学弟、学妹。在三十年前，我也穿着一样的制服。

我读初中一年级时，因为父亲更换工作，从东京搬到了系鱼川；离我初中毕业还有两个月的时候，父亲再次因为工作，一个人前往仙台赴任。

毕业典礼结束后的第三天，我和姐姐、妈妈一起，搬到了父亲所在的仙台，从此再也没有回系鱼川。

“哎呀，没穿袜子。现在的年轻孩子真行，为了时髦，一点儿不把寒冷当回事。”

“咱们穿了三件毛裤，身上还冷得不行呢。”

桥看不见了，根知、平岩、中土等小站相继过去，雪片越来越碎，有时甚至会让人把风雪错当成浓雾。过了白马站以后，雪就停了。

垂暮时分，我到达了信浓大町，把写着地址的便条递给车站前唯一的一个出租车司机，告诉他我想到那地方去。

司机以诧异的表情盯着便条纸，说：“是在大町吗？这里没有叫这名字的地方呀。”

他拿出信浓大町周边的地图帮我查，但是没有找到便条纸上记载的地名。

“那，您知道一个叫濑户口的汽车修理厂吗？好像是在去大町水坝的路上。”

司机知道那家车厂，但他说，修理厂已经关闭，现在变成了加油站。

“五六年前的事情吧？地点也移到比较靠近黑部那边了。老板把生意交给下一代之后，车厂就被卖掉，位置也变了。”

我今晚要投宿的饭店的名字，也在地图上，司机用手指着的地方。

我坐上出租车，说了饭店的名字，又问：“从饭店可以走到加

油站吗？”我想先到饭店登记。

“走路的话，要二十分钟吧。那是坡道，下行还好，上行可就吃力了。”

这个司机年龄与我相仿，乍看起来不太好相处，可是他开车后就说起了濑户口汽车修理厂的事，一路上几乎没停过。

濑户口家的长女，念小学和初中时都和他同校，因为被人弄大了肚子，高中毕业没多久就打算结婚了。他们家的长子和那个小伙子起了争执，还差点出动了警察。

长子高中休学后，在家帮了一阵子忙，妹妹一结婚，他就说要去东京工作，然后就走了。他把弄大妹妹肚子的那个男的打伤的事，一直是两家之间的芥蒂，他大概觉得自己留在这里会让大家都舒服吧。

至于濑户口家关闭了经营不善的汽车修理厂，卖了土地，然后在别的地方开加油站，全是靠小儿子的才智和手腕。说到赚钱，没有人比他更机灵了。

过了十年左右，长子回乡来，发现一切都已由弟弟掌控，不到半年就又离开了。

长女呢，那时候刚好和丈夫分手，把孩子留在夫家，自己则回到娘家来，目前在信浓大町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小酒馆，可以说是托了她弟弟的福，生意很不错……

“在信浓大町车站附近吗？”我问，“店名叫什么？”

“叫黑部屋。”

“那，可以载我去那里吗？”

我觉得问女人可能比问男人更容易探听出些什么。

“要回头吗？”

司机从县道上把车倒向田地那边，然后转换了方向。

尽管我对濑户口一家的事知道得很详细，我还是问司机，他认不认识三十六年前从系鱼川搬来，住在濑户口家的塔屋一家人。

司机歪着脑袋，试图想起什么来，最后还是说，不知道。我再次从名片夹里拿出陈旧的车票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。

三十六年前，我把这张车票放进了从小学时代就用来收藏宝贝的硬纸板盒子。除了车票，里面还有表哥给我的两张英国邮票、这辈子第一次拿到满分的数学考卷、一只毫无损伤的蝉壳、一颗瓢虫模样的小圆石、集十张就可换一个棒球手套的兑换券六张（某个品牌的某些牛奶糖包装盒内附有这种兑换券，不过很难碰到）……等等。

那个小纸盒，在我们随父亲搬迁的过程中失踪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也渐渐对小盒子里的东西不再感兴趣。

然而，就在找到小盒子的几个星期前，确切地说，是十九年前的四月的第二个星期天——我结婚的那天——我收到了一封奇妙的电报。

——来找我。

就这样，发信人没有署名。

担任喜宴司仪的朋友在宴席结束后，脸上浮着冷冷的笑容，将电报悄悄地交给我。

“好险，好险，如果不小心把它跟其他的祝贺电报一起念出来，那就糟了。”他说。

来找我……

虽然心里想着不可能，一瞬间，我的脑海里还是浮现出塔屋よねか的名字。

正确的写法是“塔屋米花”。她不喜欢“米花”这两个字，写自己名字时总是改用平假名。

塔屋米花在初中一年级的秋天转学以后，谁也不知道她的消息。不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。

但是，米花在十五月圆之夜说着：

“来找我，嘿，来找我。”

她说完这话后消逝在桥头的身影，不经意地在我心头重现了。对初恋的甜蜜感伤……也许是吧。但是，与我共同拥有像“来找我”这样的暗号的人，除了米花，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。

去九州蜜月旅行回来之后，我才想起那张车票的事。我去了我一直住到结婚前一天为止的父母家里，把学生时代用过，一直保留着的废物从柜子里拿出来。

那个小盒子和高中时一度十分热衷弹奏的吉他教本一起，放在已经变了颜色，布满灰尘的纸箱子底层。

我把包在棉花里的蝉壳和车票带回我在目黑区的公寓，那是我租来做新房的。我把蝉壳放在装饰用的葡萄酒杯里，把车票夹在世界文学全集第三十六卷——梅尔维尔的《白鲸记》里。

如果电报是塔屋米花发的，她又怎么知道我要结婚，并且连日期、喜宴会场都一清二楚呢？

在系鱼川的朋友当中，一直和我有联系的人，只有在东京上大学，毕业后也留在某精密仪器制造公司东京总社的加古慎二郎。

虽然我寄了喜宴的邀请函给加古慎二郎，但他大概在我结婚前一个月就被派到新加坡分公司了，他要在那里待三年，所以他回复说不能出席我的婚礼。

我寄了一封信到新加坡，询问加古最近是否遇到塔屋米花，如果遇到，是否把我要结婚的事告诉她了，我还写道，忽然间问这些事实是很唐突，但是希望他能回信答复。

加古回信说：“诚如你所知，塔屋米花上初中一年级时就转学了，然后就完全没了消息，在校友通讯录上也只有她的名字，没有她的联络地址。”当然，信上还说，他并没有遇见她。

他的回信只是简短地回答了我的问题，他显得毫无兴趣，这不是他的风格，但我对此没有太大的不满。

不久，我就把电报的事忘了。全新的生活，让我把不知道哪里出了差错，或者哪个人恶作剧送来的电报完全抛在了脑后。

加古慎二郎在新加坡驻留的时间比原计划多了一年。他三十四岁那年，回到了日本，翌年，又寄了一个通知给我，说他因为结婚搬家了。我们本来就没有特别的交情，日后也就逐渐疏远了。

加古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旅馆上吊自杀是去年十月的事。

我从报上看到这条小小的消息时，正挤在客满的通勤地铁上。

那一瞬间，我的心头为什么会涌上一股莫名的战栗和不安？

报道中简单地指出，当地警方判断他是自杀身亡，但原因不明，等等。

报道中还写明了加古任职的公司的名称，虽然没说他被派往卡拉奇，但我心里认定，事情是在卡拉奇发生的。直到去年年底，加古的妻子突然来访，我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。

那是一个星期天，我没到中午就起床了，正与上了大学的大女儿闲聊。妻子听到了电话铃响，接了电话，告诉我：“对方说她是加古慎二郎的太太。”

我满脑子不解，接了电话。加古太太说，有一件事，她非要请教我不可，希望我能抽时间跟她见个面。她的电话是用我家附近的公用电话打来的。我本来准备和妻子一起出门购物，现在觉得事情有些蹊跷，便请她到家里来。

当时天气寒冷，加古太太额头上却冒着薄薄的汗水。她大约四十二三岁，打扮十分高雅，眼角透露着刚强的性格。

我对她说，我从报纸上知道了她丈夫的事，深感遗憾，由于他走得太突然，我们也有二十多年没来往了，所以我也不好贸然出席葬礼……加古太太听完后，面带狐疑地陷入沉思，然后从手提包里拿出五封信。

那些信是寄给加古慎二郎的，寄信人的名字，全都是我的名字。

那笔迹似乎是男性的，但不是我的，我也不记得自己写过这些信。我对加古太太说，一定是别人冒用了我的名字和地址写信

给她丈夫，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当场写出自己的名字来给她看。

加古太太问我：“先夫说你是他在系鱼川念中学时的好朋友，是真的吗？”我告诉她，虽然我不觉得我和他的交情称得上是好朋友，但我们确实是同学。

然后，加古太太问我认不认识一位名叫塔屋米花的女人。

在我心底某处已预期到这个名字可能出现，但是当它从加古太太的口中迸出来时，我依然难掩惊讶的表情。

“那封电报的发报人果然是米花。”这个念头像无法判别冷暖的风，掠过我的心头。

加古太太以略带挑衅的口吻补充说，她先生并不是一个人住进卡拉奇的旅馆的，而是和塔屋米花一起，虽然他到那里去也许不是为了和她见面。

他们俩一起办了住房登记，但是塔屋米花在那家旅馆只住了两个晚上，就先退了房，乘当天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到印度去了。

五天后，加古慎二郎自杀了，当地警方并没有对和他同行的女性作进一步的调查。

加古太太说，她并不怀疑丈夫的死因。

她接到通知后，立刻放下一切，从日本赶到卡拉奇。在警察局认尸的时候，负责的警官向她说明现场的状况，并表示这件案子完全没有他杀的嫌疑，同住的女性确实在事发前五天便离开了巴基斯坦。

加古太太曾经向当地警方要来了塔屋米花的地址，但那地址是伪造的。

我把系鱼川中学的同学会名簿拿给加古太太看，告诉她，有个热心得让人钦佩的人，自毕业后就一直担任同学会干事，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调查五六个“失踪者”的近况，到目前为止，只有塔屋米花依然下落不明。

加古太太对自己的突然造访感到抱歉，准备告辞，她脸上带着无法释然的表情，自问似的嗫嚅道：“她为什么要冒充你的名字写那些信呢？”

我送加古太太到玄关，然后问她怎么知道地址是假的。她回答说，因为她前几天到长野县的大町市去了。

我说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请她把那个捏造的地址给我，因为塔屋米花的确是在初中一年级的秋天搬到信浓大町的，如果有机会碰到以前的同学，也许可以得到什么线索，于是我便拿下便条纸抄下了地址。

——长野县大町市濑户口町三——二——二一。

看到地址时，“濑户口”三个字牵动了我的深层的记忆。

“那地方叫濑户口，爸爸的朋友在那儿开汽车修理厂，爸爸说，在找到新家之前，先住在那里。”

米花的话鲜活地在心中重现，但是，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加古太太，我觉得说了也是枉然。

加古太太很礼貌地鞠躬，再三道谢，临走时忽然回头问我，对于“月光之东”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印象。

卡拉奇的旅馆里留有用我的名字寄去的最后一封信，据说，信上写着：到月光之东来找我。

加古太太可能以为我隐瞒了什么事吧？否则她不会以试探性的眼光告诉我信的内容。

我告诉她，我一点印象也没有。

那以后，我便没有见过加古太太。

“嘿，来找我，到月光之东来找我。”

那一整天，米花那样说着，过桥而去的身影，在我脑海里浮现了好几次。半夜里醒来，我翻开《世界文学全集》第三十六卷，将那张车票放在掌心。

月光之东……对米花来说，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四十八岁

的米花，将她在初中一年级时对我说过的话，一字不差地又丢给了加古慎二郎。

对米花而言，那大概是某种重要而无法丢弃的符号吧。与我所保留的车票不同，那不是乡愁、伤感的道具，而是活下去的寄托，那是一个虚构的地点，一个梦想中的国度……

她什么时候与加古慎二郎重逢，又维持了什么样的关系？

四十八岁的女性，大都不再年轻，肉体 and 容貌也明显地失色了。为什么加古慎二郎会为四十八岁的米花抛弃妻子、家庭和事业，在异国上吊自杀？

也许，加古的死与米花无关，但是加古太太不顾颜面地跑来拆穿她丈夫和别的女人同宿的事，一定是因为她觉得丈夫的死和那个女人有密切的关系。

那一夜，我盯着那张旧车票独酌到天明。我决定去找塔屋米花，我想问问，今年应该满四十九岁的塔屋米花，中学毕业后度过了怎样的人生，月光之东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
出租车司机在距离信浓大町车站只有两三分钟路程的“黑部屋”前面停车，用手指着商店街一角的巷子。

完全日暮的大町开始降雪，从松本来的电车进站了，数十名滑雪客在公车站排队。

我走进巷子，拉开位于巷口第一家的“黑部屋”的格子拉门，坐在吧台边，看着贴在墙上的菜单。

菜单上的“火热玉锅”、“惊奇牛排”、“起舞洋葱”等料理，是普通小酒馆里没有的。时间才刚过六点，吧台后面已经差不多有十余个客人围着炉子喧闹起来了。

店里有两位中年女性和一个看起来不过十来岁的女孩，在忙着倒酒、上菜。

从吧台往厨房看，一览无余，有几个客人在对着那儿说话。我

想，厨房里的女人大概就是老板娘吧。我想跟她打听三十六年前的事，又觉得第一次上门就问这个有点唐突，只会让人觉得怪异。我点了啤酒和炖肉，等待机会和老板娘交谈。

“这里的菜真特别，火热玉锅是什么啊？”

老板娘端来炖肉时，我问她。

“吃了很暖身喔，是猪肉和韩国泡菜火锅，秘密全在味儿里。”

“那起舞洋葱呢？”

“就是普通的薄切洋葱，不过拌了芥末，重点在于拌的方法。要不要试试？吃了这个就不会烂醉了。”

濂户家的长女大约四十五岁，作为一个地方都市的小酒馆的老板娘，她身上穿的戴的都过于昂贵了。

虽然我对女人身上的衣服和珠宝不是很在行，但也知道，老板娘的戒指上色泽浓艳的红宝石，还有周围镶的小钻，都是真品。

我买给妻子的银婚纪念戒指，也是红宝石的，大小只有老板娘的一半，即便如此也已经贵得令我咋舌了。

“您是来出差吗？”

老板娘问我。

“来找人的，一个三十六年前住在大町的人，没有人记得她了。”

连我自己都觉得开场开得真好。但是，老板娘听了我的话，略微显出了警戒的表情。

“那么，您是刑警？”

“才不是呢，要是刑警，就没这么麻烦了。大町这地方，说起来也挺大的，我简直就像在沙漠里找金沙。”

“我懂了，是从前的女友。不过，都三十六年了呢。客人您贵庚？”

“今年满四十九了。”

“那就是十三岁时的恋人了。”

“嗯，初恋的，想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。”

“客人也是大町人吗？四十九岁的话，比我哥哥还小两岁呢。”

“我初中的时候住在系鱼川，找的是当时的女同学。那女孩是在初中一年级的時候搬到大町来的。”

“为什么这个时候找她呢？现在表明心意也太迟了吧。话说回来，你还真浪漫，女人对这种事抵抗力很弱的，如果有个初中同学来到我面前对我说‘其实我很喜欢你，到现在还喜欢着你’，我会高兴得翩翩起舞呢。”

老板娘意味深长地朝跟她差不了几岁的店员微笑。

又有新客人上门，原本围着炉子的那组客人像换班一样离开了。

“在下雪吗？”

老板娘看着来客肩上的雪片问。

“是啊，来这儿的路上就像和雪赛跑似的。”

一个看起来是常客的人说，他到系鱼川去办事，刚搭电车回来，“白马那边已经出动铲雪车了，听说是今年头一次。”

我问老板娘，如果积雪了，还有没有出租车送我回饭店，老板娘说：

“没问题啦，大家对下雪都很习惯了。”

我心想，就算怪异，差不多也该进入正题了，而且在熟客面前，老板娘也许不好说谎……

“老板娘也是大町人吗？”

“是啊，大町土生土长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大家都叫我‘大町小美人’呢。”老板娘笑着说。

客人也笑了起来：

“我可从来没听说过，大概还没等我告诉你叫小美人，你就早早结婚了吧。”

“太早结婚果然不好。”

“不过，你也真能撑，整整撑了十年。大家都说，最多两三年